

尊  
水  
園  
集  
畧

尊水園集畧卷之十

德州盧世澐德水著 受教李 源星來輯

趙其星仲啓

墓誌銘

孫承山先生暨配合葬墓誌銘

周光吾先生暨配合葬墓誌銘

孟平野先生墓誌銘

德州左衛指揮同知儲乾脩墓誌銘

河間府河間縣知縣崕崕薛公墓誌銘

劉山泉先生墓誌銘

太常寺卿介清王公墓誌銘

劉玉臺先生墓誌銘

文學李胤芳墓誌銘

李忠庵先生墓誌銘

孝廉王開之墓誌銘

孝廉周粲有墓誌銘

江西建昌府通判魯啓程公墓誌銘

張佐明先生墓誌銘

文學楊明楨墓誌銘

遼東前屯衛經歷從叔考二田盧公墓誌

銘

先兄太學生帶河盧公墓誌銘

誥封淑人程毋求太君墓誌銘

沈毋刁夫人墓誌銘

亡妻謝安人墓誌銘

亡妻杜枝墓磚記

鎮江衛李指揮柩誌

池州府通判孺萊金公生誌

具繇求友人作生誌

自題生誌

尊水園集畧卷之十一

墓誌銘

孫承山先生暨配合塋墓誌銘

余取友於甘陵得兩人焉曰無謀沈子粲甫周子  
顧兩人者時時稱說孫無疑氏余聞而識之無何  
而無疑粲甫同舉於鄉如車二輪鳥二翼也凡在  
同人動容鼓舞一日無疑欲訪我於園居先之以  
粲甫申之以無謀余聞而夙懷頓愜如就見之一  
見無疑管籥葺杖其容甚戚叩首流涕而告余曰

孤兒通生八齡而先君子見背呻風喟雨者垂二  
十年始與鄉舉長養成就秋毫皆大父力夫平何  
降割我家如是之酷使大父侵尋竟不起也通仍  
一書生何能為先大父役所藉以闡幽表微惟此  
一片石乃今而托重於足下足下固樂道人之善  
者其令先大父長留天地間將孫氏世受其賜余  
聆若言為之咨嗟良久因取所狀之行而三復焉  
按狀公諱起嗣字伯遠承山其孫先世東海上人  
元末避地來故城始祖太公留季子名五者家於

斯五生振蕘年散儲德漸於鄉鄉人謹其義而祠  
之以子太僕公貴封吏部稽勲司主事贈文選司  
員外郎振生緒是為太僕公即海內所稱沙溪先  
生也鄉試中式第二人進士出身第一人累官至  
太僕卿多善政以直道忤時退而脩名山之業有  
沙溪集彙求續篇無用閑譚等書行於世太僕公  
生三子仲若緘嘉靖癸卯舉人季若樗蓬萊縣丞  
承山公實孝廉第五子自幼出繼季父後母楊氏  
愛如己出公生而穎脫不羣毀齒後就外傳刻厲



無間寒暑年二十餘補博士弟子員時蓬萊公退  
休家居優游物外為坐隱之樂公委曲承歡溫清  
之餘積學甚苦居恒悅淡泊寧靜於一切膏紈陋  
習滌鋤淨盡布衣蔬食蕭如也公雖恂恂儒生手  
而天挺奇骨不畏疆禦會邑里多猾胥而恣睢者  
蓬萊公夙號謹厚羣不逞目為怯橫逆有加自公  
成立後戶外無人聲矣公既孤立行一意冷面直  
心族姓姻朋咸以嚴見憚弟姪輩時以疑事質成  
片言立剖姪光昭早孤外侮沓至公多方卵翼故

業賴以不傾質直而好義多此類及羅蓬萊公及  
楊孺人喪盡哀及禮公舉三丈夫子身作之師發  
篋陳書閉戶絃誦甚酣每當風雨鷄鳴之際父子  
兄弟金石相宣洋洋如也伯子總角能文試有司  
輒前茅仲叔亦向學篤銳人以此元方季方乃天  
碎國寶伯仲相繼而亡公於是泣下霑襟撫孤孫  
大慟曰吾家世清白有隱德當非一蹶不起者爾  
父若叔齎志以沒意茲祥當在汝小子勉之日省  
月試課孫如課兒及孤孫為諸生則令負笈從名

賢遊以廣學識為是無疑年未壯而學大成吐崢  
嶸之高論發浩蕩之微言人人自遠歲庚午舉於  
鄉哀然高第時公已嬰疾矣猶強起延客時時督  
無疑北上無疑勉強就道試畢即還視湯藥月餘  
而公卒時崇禎肆年肆月十日也距生嘉靖壬戌  
柒月二十八日得壽七十元配王氏景州太學生  
維屏之女有淑行事翁姑以孝聞先公四十九年  
卒繼配楊氏邑處士磯之女性端慧事夫子倍極  
敬戒王孀亦所遺一女撫之不啻已出至一切身

能縫織妙有天祥一出手即精良御子若婦愷悌  
而肅至撫婆嬪愛孤孫至大漸猶惓惓不置云生  
於隆慶己巳三月十九日卒於天啓甲子十一月  
初六日享年五十有六公痛思其賢矢不再娶子  
男三長維新卽孝廉通之父卒娶棗陽知縣邑人  
張公之雍女次維京卒娶左都御史邑人馬公曾  
孫太學生邦材女次維泰武生娶景州處士王進  
賢女繼娶邑處士崔景後女俱揚孺人出女二一  
適南京兵部尚書邑人周公次子選貢生雋一適

武城縣王化遠俱王孺人出孫男三長通所謂無  
疑氏也庚午舉人娶邑人郭孝廉男武生文鼎女  
次遂庠生娶崔斗金女俱維新出次知白娶裴瑜  
女維京出孫女二字蘓士任范輔身曾孫女三尚  
幼無疑卜以崇禎六年四月十二日啓歲合葬於  
櫟在北原新阡撰次行事盧子旣任之矣於是就  
無謀槩甫商所以銘公者無謀曰公以名卿之孫  
視濃艷若涕唾被服寒素七十年如一日古心卓  
然大雅不羣公益有道之士也是宜銘槩甫曰公

自少至老絕不喜周旋世故務簡慮澹得肆力於  
書本業外凡古今成敗得失靡弗了徹以至一經  
地志星曆醫卜黃衣虞初之說網羅漁獵貯之腹  
笥公蓋閱覽博物君子也是宜銘世濯曰二子於  
公見而知之不佞聞而知之矣雖然尤欲論其世  
焉當沙溪先生林間著書時輝光發於草木潤澤  
流於子孫一再傳而公接其統雖隱約不仕而詩  
書之氣愈厚矣鬱勃極而無疑起焉即欲不虎炳  
豹蔚不可得也原始要終公以一身挺承其間紹

前裕後其道德文章中大得力人耶是又宜銘銘  
曰貽厥孫謀遙繩祖武山川出雲天降時雨禮義  
為田聚族播耰獲而自得是曰有秋可祭於鄉知  
德者鮮我文昭之用示久遠

周光吾先生暨配合葬墓誌銘

盧子居廬救斷一切文字一月同社生歷亭周孝  
子毓甫持其所著歿考厥妣行狀求盧子為誌又  
申之以吾友蔡甫之請盧子讀其狀而悲焉愴然  
曰此人子至情弟兄雅誼吾烏忍辭諸於是破戒

而任不朽之役按狀光吾先生籍故城姓周氏諱  
最字東明號光吾故大司馬衛陽公之猶子也先  
世曰珍曰良佐俱以大司馬貴大司馬有弟曰世  
懋即先生父先生生而神力出於有夫能舉石鼎  
如轉丸掌中彎弓運棚種種天縱不喜博士家言  
獨取孫吳諸書寢食枕籍曰道在是矣又濟之以  
當代諸公紆籌帟畧與夫地志圖經天下阨塞要  
害處簡練揣摩以至坐作擊刺諸法皆精曉熟嘗  
心知其所以然學成乃以策干當事者當事者深



器之目為燕趙異人顧擊竒不得與功名會亦曾  
一中武科儻蕩不屑就繩墨最後會試復遭馬蹶  
弗克終場乃仰天嘆曰噫呼窮矣吾吐氣若虹可  
以奔山立海今若此豈非天哉使僕僕大黃繁弱  
間老死不休與博士家毛錐子奚異夫神龍見有  
不見尾吾知所以自處矣於是被褐歸南岡日誦  
諸子讀書不復問人間事先生喜飲酒每飲數三  
不亂壯歲時亦好關子敵道天性善射一操弓則  
鉞鬚於口曰怒無不中氣至耳惟嫉惡太嚴時

為鼠輩所忌或設弿以窘先生先生晚歲村居多  
用堅忍易簣之際慷慨言曰吾胸次如白日無纖  
翳可以脫手去矣善乎沈子無謀之誅之也謂深  
冬高寒之氣天地不能為之追隨閉門幽削之骨  
萬物皆當辭其紛披盧子又有言曰先生之養勇  
也蓋兼北宮黝孟施舍雖然有進焉者矣內行惇  
備恂恂孝友藹然如弱書生且以大司馬為之伯  
父乃隻立單行毫無憑藉倚恃之意則先生之養  
勇也直能打斷世緣刀割水洗嗟乎真大勇也先

生生於萬曆六年三月十三日卒於崇禎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七卜以崇禎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葬於新原元配王孺人名家女自幼以淑聞及歸夫子克盡婦道夫子好武任俠不問家人生產即斗米及布菹菜鵝鴨俱孺人手自經理絲絲入扣性精女紅人工天巧見者驚為鍼神事姑至孝姑病八年起立湏人凡飲食盥擗衣藥夙興一頓一笑非孺人不辦孺人精心靜氣銀手喜神與姑婉轉若一體然歷八年如一日姑每泣

何孺人曰吾當何以報子成子孝婦之行嗚呼即  
此段真可以感天地動鬼神矣故孺人之為孺人  
其他可及也其孝不可及也方夫子好武而不收  
武之效徒步歸來志氣拂鬱復有意外風雨艾而  
張羅孺人拮据百端委曲安慰凡孺人之所為者  
極難耳考孺人生於萬曆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卒  
於泰昌元年十一月初四日享年四十有六脩身  
以事夫子者垂三十年生三子長承璽殤次承祚  
即毓甫也縣學生娶平原縣學生趙時復女次承

緒亦殤孫男一人絃縣諸生娶同邑舉人韓家楫  
女孫女二人長遠棗強縣諸生李胤昌次遠武城  
縣儒士王之相曾孫男二人曰蟾曰蝨孺人既沒  
先生繼配孫孺人亦名家女淑靜可方王孺人歸  
先生三歲而卒年甫二十方兩孺人之歿也有先  
生在毓甫一遵父命今且從先生於九原矣毓甫  
乃闢地代石盡情盡禮復微不腆之言以安窀穸  
來狀絕痛悲涼次骨廬子方伏草土觸緒傷心凡  
數乙而讀始竟又閱百日始勉強振觚蓋淚出而

筆投者屢矣嗟我無歸之窮人安能副工文之孝  
子不負地下定負地上爾是則不孝之所為申且  
徬徨慨愧交心者也然既已誌之不可不銘銘曰  
父好武子好文昌其氣張其軍韻鈔秘詩書芬為  
前日為油雲身雖隱後有聞魁然者先生墳我作  
銘詩先生其神聽而欣欣

孟平野先生墓誌銘

吾州有隱君子平野先生姓孟氏諱平野其

號高風潛德於世未數數然有子曰願奇士也與

余善泣述其先君子之大畧曰先君子平生學問以知命為宗每謂善賈者類忍放利者多怨故從乘於錢刀事一無所涉守口甚嚴朝夕告教小子謂一言媚人即為辱階一言忤人即為禍基惟簡默可幸無罪性不樂城市丙舍在遠邨中一室坐卧免爾深山書數帙若一椀仰思俯畫時若有得焉又時若有憂焉至古今輿圖天壤竒勝一一譜諸掌上當草舒木脫時輒登高獨眺五岳十洲津津在杖屨間每謂於天下事如服數兩而嘗數其

賤貧嗟乎人知我父之厚孰知我父之深入知我  
父之恬退孰知我父之英特蓋吾友所以述其先  
君子者約畧如此又痛哭而道其先慈也謂太夫  
人有至性有大才相夫子服事兩尊人友愛諸姊  
妹為德於友朋及鄉黨鄰里殫盡血誠出於慷慨  
椎布操作手盡龜而不知幼半世辛勤惓惓注之  
孺子想吾友於鷄聲燈影下所體察其教愛者微  
矣道未及終捨地撫膺哽咽不能語於是馬先輩  
幼參為之尋狀狀幾二千言皆實錄余受而讀之



喟然歎曰先生蓋有道者也讀書期於明理而未嘗干祿脩身遠以齊家而不必見世古稱闇然君子非先生而誰為之夫先生杜機既深遂追鹿門遺蹟夫婦偕隱東岡之陂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志無窮而聲已銷磨盡矣余又身隱無文其誰能聽之雖然儒仲伯鸞遜世而至今流光吾世有平野先生始覺古人去人不遠則何所藉余言為而余言於是乎乃不容已也原先王若世居鄒徙於青復徙於德之赫籍焉教傳焉義祿公家世長者

至義德公而好為長者益甚仁心為質坦懷春盎  
與人交有始終恆以卹人故自破其產豁如也感  
異夢而生先生先生生而魁梧竒偉百人亦見千  
人亦見性沉靜不喜飲酒惟以典籍自娛家人生  
產付之不問即耕者所獲亦淡泊相遭而已夫先  
生潛於隴畝乎而卓越有淵識當辛丑歲大侵人  
朝夕不保先生自顧其困尚有餘歲急欲施以周  
急已還自念吾柰何以布衣而操賑者之權乃設  
一易粟法善巧方便默以行仁一時持敝帚敗絮

甚至不堪舉示之物而來者咸囊粟而去同鄉賴  
是無死徙歸跡其園中廓然虛先生克然若有得  
也曾買宅志券宅復他鬻竟推宅與之毫不介懷  
尋常好行其德多此類先生賦性至孝聚百順而  
奉之義德公及義德公以天年終先生哀毀骨立  
諦想義德公意中所樂之丘傾囊購得志物兼盡  
及至葬遠邇來觀之弔者大悅會郡守蘓先生有  
幹濟才急以一椽相屈先生深耻之思微潔吾身  
不供一官以歲吾身遂輸金兵曹告成事賀

容正及門先生取冠帶立焚之從此堅卧丘園更  
無一步至城闕矣端居深念身既不獲卒業斯道  
昭明昌大是在後人至吾友青其衿而先生喜可  
知也顧前此曾列名成城冊中應供春黜茲當事  
者以衣冠相引重欲易而之他先生聞而密誡曰  
小子而不知乎徃役義也且已所不欲欲施何人  
魚稱貸為之前驅若持戶未嘗有孝秀者然先生  
隱居既久聲氣俱恬呵厲不及犬馬皆前鳥雀亦  
馴減獲輩化其善氣俱蕭然有自得之意非有道

者而能若是乎先生素善病至天啓丁卯秋轉劇時吾友將赴鄉闈聲稱藉甚合山以左擬第一人相待顧日侍湯藥決意不往先生覺之不憚慨然曰余先鄉人也自來茲土七世矣念祖修德食文章之報當在於汝時弗可失小子其圖之吾友俯首泝涕勉彊就道甫畢場繼而出既抵家而先生之病病矣越翼日先生卒是為八月十八距生隆慶丁卯十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一元配孫孺人先先生卒淵懿端淑女中君子也與先生合德

隱相重如賓事翁始出盡歸道宗族稱孝焉又睨  
盡閨中織嗇陋習婉轉為夫子行仁簪珥常在質  
庫纂組之工疑出天授而初不沾沾惟五味酒漿  
是精是慕供祭祀肅親賓井井條條洞中倫脊唇  
室清嚴甚湛如謚如而教兒一事則驅寢興以狗  
之矣綦履筆牘悉手自排績每於杼軸間撫之告  
之激發之慰藉之精進而色喜勞瘁而心憐喘息  
相屬細若氣微若聲吾友所以痛哭而道咽不能  
語撫膺捨地徬徨鷄聲燈影而不能已也於是孺

人葬二十年矣吾友詹期告祀敬於茲歲十一月  
二十七日奉先生柩啓壙而合之玄堂虛左白首  
同歸斯所稱鹿門遺蹟者乎儒仲伯鸞何多讓焉  
先生配孺人生男子二長紹周卒蚤次顛州學生  
娶處士賈文範女卒娶學生夏錫玄女卒今娶庠  
生王化父女女子一適太學生姜遇周男棋孫男  
一冕聘庠生李聚順女孫女一未許聘先生繼配  
為今田孺人無出盧世灌曰余嚮也魯親見先生  
云身長八尺頭骨峽然如圖畫中古丈夫一見令

人神聳即之也溫及順下風而請教惜語如金即  
涕唾亦不苟胸中波瀾甚濶經緯甚密而特示之  
以未始出吾宗先生盖有心世道人也特不用於  
時耳則舉一隱以槩先生先生寔應且笑然而先  
生隱矣隱而隱不足以盡之隱而無不隱以雜之  
微妙玄通無得而相說在季咸之見壺子矣况吾  
友旦夕決起昭明昌大食文章之報以還報先生  
因而告世之立言君子定有賢者識其大者余不  
佞曷足以知先生哉姑妄誌之而系之以銘銘曰



有不亾者存而何傷乎死也雖不得之彼而乃得  
之此也潔其身而身全奚必仕也作述以伉茲丘  
終復始也魂慰於幽徵諸子也既堅且密萬億斯  
年綿綿膺厥祉也

德州左衛指揮同知儲乾脩墓誌

嗚呼此吾中表兄儲乾脩先生之墓也先生沒十  
年矣其丰神有宇猶歷歷在吾眼前回思疇昔周  
旋遂成昨夢今又將人歸玄堂松楸掩映余忝在  
後死因披淚而任其石言嗚呼痛矣按先生家故

世祿為德州左衛指揮同知高祖其曾祖其祖其  
父某某配高氏舉三丈夫子而先生居長承襲父  
職因輟鉛槧之業與介冑為伍雖非中心所好而  
在戎詰戎先生不敢離局也慨屯規之壞久矣先  
生初任即蒞屯政洗手盟心徹底釐剔三年有成  
聲流譽起因筦衛篆焉筦篆雖云雜職而關草輩  
處脂輒潤視若踐更即衣冠掃地不恤先生毅然  
曰是豈人所為哉吾當竭力奉公以不負此官間  
執說者之日謂武弁者流故應爾爾今乃自我一

灑之且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也大約先生為政  
持大體絕陋習不以一毫染於己不以一毫挫於  
人在守官不過恆理在衛曹中固已開天闢地矣  
筮象例更番汎舟不肖者直囊橐其中貪財壞糈  
致舟中之人皆敵國先生膺運務仍有以數百金  
私之於水次者先生棄如涕唾謂害衆軍旗而利  
一已少有良心者萬萬不為嗟呼安得此長者之  
言而稱之是非薦紳先生所得未曾有者乎先生  
既孤立行一意上官咸珍為鷄群獨鶴刮目相待

先生益發抒暢所欲為儼然於儕偶中自成一光  
明磊落男子即儕偶中有鼻哂目攝者不顧也然  
繇此亦得伉直名而儕偶中與接為搆日以心聞  
從而引繩批根講張為幻天水遠行先生亦奔走  
禦侮多脩規軸決不肯小折以快仇人之心而仇  
人亦卒無如先生何夫先生固蓋性鐵骨初未嘗  
以意氣加人處親戚朋友間油油溫剗愈久愈令  
人思世方等錢刀如性命先生視若浮雲當其慷慨  
揮斥累百至千即挫產而眉不皺好行其德更

僕未易數要從一片真誠惻怛逆激而出與內交  
要譽者全別卓哉此先生之所為古俠也先生性  
至孝未嘗一飯忘先將軍事母太夫人色養備至  
啓手足時含淚長別惟以不得終事太夫人為遺  
憾愛兩弟如至寶兩弟遊上庠為名士先生日夜  
望其摩天而去一豁胸中之氣每謂武人粗官亦  
復爾爾必文章始足以光華身世耳其聚族而居  
者此物此志豈尋常堯鰥災所能望其涯際哉  
予論次至此不覺喟然歎曰德先生殆一世之

人也平生於酒色財刀割水洗雪淨水野燕幾古  
所稱三不惑其為人黠然而黑瞿然而長洞達挺  
特如竹秀松蒼一見使人精神頓生射命中能御  
泛駕之馬迴策如濛大槩橫飛不可嚮邇驟即之  
恂恂儒者也余少時曾與同學猶記其克勤小物  
即筆牘巾履莫不精妥蓋先生整暇之一端云

河間府河間縣知縣嵒嵒薛公墓誌銘

萬曆乙卯余與薛嵒嵒先生同出金壇段老師之  
門而嵒嵒為冠嵒嵒長余三歲余兄事嵒嵒德業

相勸道義相督即僑札不啻也至天啓乙丑吾兩人復同成進士盍簪之日相視而笑會嵒岷出宰河間河間為三輔劇邑夙號難治嵒岷殫精官下絮白恪勤戊辰大計吏而河間治行為天下第一余時牽絲版曹時過嵒岷握語酒中慷慨言曰薛君男子不負所望嵒岷亦以若保赤子為已任而嵒岷還縣余得請侍養歸里書疏往來相勸相督益拳拳不少置忽有傳嵒岷塲者余方園居讀書聞之廢書而沒於邑者累日非為平生相暱故悲

也悲國家失此寶臣悲海內失此吉士昊天不弔  
遂至於斯夢寐相求每深悽斷今年秋厥子文學  
棠持狀來徵銘回思嵒岫之物已四載矣余又為  
之廢書而哭愴然曰余與嵒岫德義心知也使余  
先死則嵒岫銘余乃嵒岫違矣余不敏其何敢辭  
於是雪涕而誌其凡爰繼之以銘焉誌曰薛公濱  
人也諱文江字紹黃別號嵒岫曾祖諱蘭善計然  
術以貲雄於里祖諱民悅沉毅權奇善為人謀事  
父諱鎰是為贈君生而家敝矣刺經於縈蒲之墟



問業者屨滿戶外雖以縫掖老而為齊魯儒宗舉  
三丈夫子伯文漢季文河公其仲也公生而穎異  
甫成童即日誦數十百言側弁而哦動皆古文辭  
出而應州府試府主大奇之薦之學使者隸籍上  
庠公自是造益深名益高雄長山以左稱大師矣  
與贈君並登壇授經一門之內絳帳雙懸公以絃  
誦為溫清以溫清為絃誦小築河干風雨鷄鳴之  
際彈琴而誦洋洋如也無何而贈君病不起公墨  
毀柴立泣血漣如哀感行路事足如父愛弟過身

伯也為惡少年所搆幾隔不測公肩布囊以从不  
舍晝夜周旋於鼠牙雀角之間塗次覓衛為執鞭  
者所侮赤風烈日困頓幾絕經營奔走凡兩年餘  
始脫兄於厄痛弟蚤世取其遺孤撫育之視棠有  
加凡公所處者極難耳苦心焦慮曲折百端而於  
本業乃益精辦逾壯始登賢書又邇迴良久始舉  
禮部歷年多積學厚心以操而彌清識以練而愈  
老於凡世務窺會已無弗周徹矣太史楊公亟稱  
其對策謂可作奏疏則公豈暖暖昧昧學一先生

之言者哉其令河間也勤恤民隱爬搔痾瘡一以赤心白意仁人君子之道行之不惟無文士氣抑并無能吏氣凡折獄懲奸發倉行水他人所極力表暴以博神明樂只之譽者公出之裕如聲色不動第以為問霍薜花出作入息之常而已緣其仁心為質薄趙張而宗遂霸故發奸摘伏非不洞若觀火而意乃寬然有餘議論常依長者不數月政通人蘇聲光藹快願受厚為氓者遍鄰封也會滄州缺守滄之士民迫欲得公公受檄攝滄遂建白

膏道為滄民請命思滄民所疲於奔命者無如駟  
驛駟驛之苦則不均故耳均必自計始按地不  
鑿懸金募役較若畫一請自今著為令滄之民悅  
然喜可知也相與尸而祝之不異河間人先是公  
蒞任甫三日即有禦人於境上者而界乃屬之肅  
寧公投袂起曰讓夷急病在彼即在此也况元惡  
大憝縱橫於我土地吾恥之遂介馬而馳激厲諸  
健兒曰壯士為吾殺賊賊擁衆負隅列陳以待其  
鋒甚死公命兩翼橫擊之直縛渠魁群不逞咸鳥

獸散境內肅清崔符絕警公課政之餘喜與諸生  
談藝凡領君指授者為文俱有法一經品題其人  
即摩天而去瀛人士炳蔚而興者公之教也奮武  
揆文為時模楷識者謂公有兼才云君既膺覃恩  
贈兩尊人如制忽憶嚮者贈君大漸時曾屬曰急  
着焚黃爾時殊不得其解及茲憬然發寤於心乘  
計典竣馳歸展墓告成事於兩尊人宜綸綍焉藉  
令稍一遷延竟卒於官下不幾抱終古之歎乎此  
又公純孝所格神之聽之不可思議者也公之精

力盡於河間雖休勿休浸尋耗瘁當啓手足前數  
日猶刀疾視事爰憤井然彌留之際崇捧足而泣  
初無一語及私猶子桂造自里中來先問展墓事  
次問伯氏健否須臾長逝矣時崇禎己巳正月十  
四日也距生萬曆乙酉七月十一日得年四十有  
五元配處士郭應吉女敕封孺人男二長崇增廣  
生次杲茲於崇禎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塋於城  
南三十里祖兆之陽盧世灌曰崛岉先生天下偉  
人也體幹魁梧骨氣洞達朗朗如百間屋與人語

吐出心肝而深潤不囂復藹然如夏之靜雲賦性  
最嚴取與一介不可服食器用脩焉而已所著有  
尚書解大約隳括金沙攜李諸先正而裁以己意  
最歸折衷已刻於瀛之豐舍性好讀史不喜浮學  
於鄭漁仲通志一書尤悉其倫脊激及首尾每與  
余遇輒披襟解帶流連竟日夕使在他所聞以雜  
客抗手高揖凝如也余猶憶彈冠時就先生說治  
道先生曰莫要於平余曰盡此乎先生曰盡此矣  
吾聞之箕子王道平平夫一平足以蔽王道何有

於藁爾邑彼猶龍氏所謂治大國若烹小鮮乃術耳非道也余時甚肯其言繇今思河間之治何其平也簡而當中而不盈餘韻流風恆令人裴徊無盡余每過河間輒曰此我嵒嵒兄之桐鄉河間人咸涕洟而道先生治狀蓋先生一身常縮兩綬自朝至於日中晏不遑暇食人皆集於逸而已獨集於勞經德不回以死勤事嗚呼是足以志先生矣又未知果足以志先生否也謹拜手而為之銘銘曰清真博大紹黃氏流光耿耿何嘗死身所不盡



留於子文獻足徵終復始

劉山泉先生墓誌銘

山泉先生有孝子曰嘉胤嘉胤即世准所兄事之  
象山也象山先余舉於鄉至今猶待價回思吾兩  
人共硯席時夜闌燈地風雨鷄鳴每執書以泣綠  
吾兩人俱為孤兒而象山為一月孤尤嘗苦辣每  
語及家世輒心折無一寸即欲彷彿其先君子之  
音貌將從何處摸索則今日所以流涕陳辭者皆  
出自兩貞母口述大約如六一居士之表瀧岡也

呼可悲也於是山泉先生沒五十年矣向在淺土  
今乃大歸象山曰月月有時謹以一片幽石託之  
吾子世濶曰我心也於是齋戒危坐而誌山泉先  
生先生姓劉氏原籍直隸蠡縣始祖景原徙家德  
州景原生伯能伯能生做做生茂茂生志五世力  
田有隱德志生延齡領嘉靖壬子鄉薦歷官代州  
知州以循吏居鄉是為先生考先生諱蒙亨字克  
之別號山泉清穎冲和出自天性美鬚眉善談笑  
舉止詳中與之遊者人人意消即臧獲輩未嘗以

言色相加生平不耐折簡召客偶相過從小飲成  
狂款曲特至客更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先生詩有  
勝情雅尚析其才具足了十人以至遊戲場中皆  
有先生分身焉則其風韻道也夫先生即不廢  
豪舉乎而舉子業實所究心構精舍為截脩地真  
忝實證下問虛詢以朋友為性命顧好竒服即驚  
人不恤四戰四罷氣未歇也先生內行淳脩篤孝  
善變事厥考代州公最得歡心代州公晚畜兩妾  
生二子先生友愛特至飲食必誼不間畧刻已相

繼入折先生痛如失左右手云先生有姊適名族  
中落食貧慨然割負郭田一半與之厥妣筐篋舉  
界姊氏未嘗看瞬人人為先生難焉即代州公亦  
大奇曰吾子此舉豈可於今人中求哉妣張宜人  
得末疾先生日侍左右經年不解衣帶及卒泣血  
幾死顧念代州公在乃勉起襄事盡情盡禮必周  
必慎拮据勤瘁而先生病矣浸尋骨立遂至大漸  
於時嘉胤生甫彌月先生跪辭代州公曰老父在  
堂兒不能終事不孝之罪通於天矣時兩貞母侍

疾復訣曰汝二人善事老父撫養孤兒天如不絕  
劉氏此一點血胤實式憑之閉目少頃復甦曰此  
何日也兩貞母曰八月初九先生曰使我不病此  
時正在場中事筆硯矣言訖而逝嗚呼先生蓋死  
孝而抱長憾於功名者也方適萬里未出門而車  
輒折可為扼腕然冲襟善氣油油與偕渾乎如未  
琢之玉孚尹旁達遂有象山又有孫焉有魯孫焉  
泉厚流長放乎四海竊聞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  
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則先生之天氣足以取耳嗚

呼初熾哉先生生於嘉靖三十三年四月初七日  
卒於萬曆十三年八月初九日得壽三十有二元  
配顧氏繼配李氏李氏徐氏側室張氏實生嘉胤  
徐氏矢志撫孤以底於成白首同歸奉旨旌表雙  
節所謂兩貞母也先生蚤生一女名全不育子一  
即嘉胤嘉胤中萬曆己酉鄉試娶張中美女繼娶  
翟大觀女陳無虞女司訓石成璧女俱蚤卒復繼  
娶任遜女孫男四長日嶸次日顯三日昌四日芳  
今卜崇禎丁丑十一月二十日葬於城東祖塋之

次舉徐夫人樞併諸夫人樞而合寔焉嗚呼世淮  
既與先生重開生面矣先生在此乎在彼乎試聽  
吾銘詩銘曰始以為天道夢夢彼蒼太忍胡厚斯  
人之秉賦而算乃窘或者有數存焉特不得其朕  
靜言思之不也妙在從容正弗貴緊承天莫若齋  
有餘不敢盡德慧術知恆存疾疹真氣氤氳悠然  
徐引乃裕後昆博大敦敏如山吐月如土出筍光  
潔條直精誠明允又如紫海瀾迴無畛與道翱翔  
為世標準自今以往真先生之玄房播其令問于

萬禩不殞

太常寺卿介清王公墓誌銘

公諱都字懿伯別號介清先世文登人徙家德州左衛高祖彥禮曾祖海祖秀秀生祿祿配于氏生子二長春滋次春澄是為公父勅封文林郎配蕭氏繼配周氏勅封孺人生子三長即公次政次猷公幼而攻苦本業已百已千務以勤勝家貧無力購書凡所誦藝文俱翻故牘書之精熟上口析肌分理當遊庠序時學已成矣偃蹇數載夷於衆人



萬曆壬子學使者拔居第一而名始著自是開門  
授徒執經者數十人公以敦為學業益醇粹簡練  
揣摩絲絲入彀天啓辛酉秋賦吳鹿友先生大賞  
之遂領鄉薦壬戌下第倍加磨勵午夜一燈展寤  
萬字不異諸生時所業彌入神境中乙丑進士初  
選元城繼補滑縣凡兩仕為令尹縣之人尸而祝  
之百姓謳歌如出一口試提兩地論之元城劇滑  
縣腴公馭劇以靜弗動聲色處腴不脂盟心洗手  
更可異者公以書生而辦吏事老猾積蠹嚙指不

敢嘗試擒巨盜如承蜩豪少年悉毀賭具人目為  
神君云然公實仁心為質溫良長者所著天雄平  
反一書其於輕重出入之際三致意焉蓋體兩尊  
人慈指推廣仁術其情摯其機圓每展卷一讀而  
哀矜之意猶氤氳紙上公又著為令十二告正告  
海內不憚諄復留譜與人以保赤子嗚呼何其厚  
也公既以治行高等為畿輔冠顧孤立行一意絕  
不瞻顧要津行取考選止擬南臺顧先帝聖哲手  
自簡拔徑授給事中公既以孤踪獲上益思致身

報國所言動闕天下大計時有統百官而墨者公  
首發其奸不惜一官以肩亮險先帝深知公剴亮  
赫然震怒不移日而逆墨宰當是時公直聲動天  
下凡願納交公者履滿戶外公杜門手一編不屑  
也任禮垣都工垣前後凡數載冰兢如一日少暇  
則讀書不輟資深望重陞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  
常寺少卿會本寺缺正者年餘是時先帝勤於禮  
不閒風雨寒暑公攝事罔敢軼越平生所學惟一  
敬字至此愈覺闕合己陞本寺卿舉朝以公輔相

期待而時移世易天地反復公鬱憤自傷死矣嗚  
呼痛哉據公一生行業自為博士弟子以至奉嘗  
始終條理井井不紊孝親友弟當於上古求之叔  
季不足論矣公服官政不廢述作史究一書關涉  
最大繕寫而未付梓稿已灰燼所傳者惟法戒編  
棠隸客問朱子漫錄等刻俱能醒世淑人深有補  
裨余薄劣粗疎受公切磋最久同遊泮同成進士  
家居比隣官京師寓復敵戶每夕必招余飲以十  
巨觥為率不容余醒不令余醉相將以道真味藹

然別來五年頓成隔世嗚呼痛哉今年春公為余  
作生誌從京中寄至余捧之悅甚謂我得公便足  
了一生乃余猶醜顏為人復為公誌其墓將何以  
為心耶嗟嗟公誌簡而文余誌不文而簡寂寥數  
語纔得十一雖然公亦足以不朽矣公生於萬曆  
十三年七月十三日午時卒於崇禎十七年四月  
二十七日午時享年六十歲配趙氏為隱君趙汝  
陽女敕封孺人子一慶泰女三一字胡孔源一字  
程彥倬一字翟縉茲卜本年十月十六日葬公於

祖塋之次間闕扶柩歸里惟趙孺人是賴拮据  
事則兩弟任勞銘曰太史公傳循良揚道州居謙  
官心休休其若谷意炳炳其如丹歷仙垣與清卿  
儼月皎與潭寒根柢之以至性灌漑之以文瀾忽  
龍蛇之起陸深志士之心酸既不愧以不作則生  
順而死安勸貞珉置幽室垂諸萬禩弗刊

劉玉臺先生墓誌銘

余弱冠時即好稱說仁人長者或誤聽一薄戾語  
輒竟日不樂自知事以來其好稱說長者愈甚間

嘗聞王臺劉翁真長者也顧翁肥遯於東岡之陂  
與城市迥絕余亦東西遊走不常厖居雖嚮慕翁  
殷竟未獲撰杖屨晚乃與其孫埀遊埀負異才為  
諸生最有聲文昌氣振不減余諸生時而蘊藉過  
之余故數相從交杯酒焉其人叔度千頃藹然如  
夏之靜雲及共商畧文事則湧思雷出九天之雨  
同來四海之水俱立矣余私詫曰此必有本深山  
大澤實生龍虎非是祖不有是孫因益稔翁之素  
履無何而翁以天年終埀隨其父若叔捧翁行狀

而問銘於余余固夙慕翁者曷可以不文辭又翁  
仁心為質廓然長者生而為一鄉之善士歿可祭  
於社闡幽表微有實錄在即文無害也翁姓劉氏  
諱汝梅別號玉臺原籍山東萊州府之平度州天  
順中有諱大公者始徙德州而家焉數傳至曾祖  
鏜鏜生江江生進則翁之考也翁少為掾有清謹  
名會念兩尊人年運而往不忍以五斗易一日遂  
絕意仕宦戲綵膝下凡可以娛之者無所不用其  
極以卒也鷄骨支床幾於死孝而襄大事均如禮



待諸姊妹情文曲至無間於兩尊人之存亡又無

間於諸姊妹之存亡視甥與孫不稍差別蓋天性

之過人如此翁雖素封乎最鄙世之錢虜腐其財

而不能攜之以入地也周急補匱日以為常初非

涉於擬議猶記萬曆乙卯歲大侵翁盡出困中粟

以賑之鄉人免於死徙其他橋梁道路林敝維新

費金錢多多許即浮屠老子之宮俱待翁而輝煌

焉此余所謂仁心為質非僅好行其德已也翁起

家豐殖雅重儒術竹素開園群玉為府悅禮樂而

敦詩書殆不啻鐘鼓琴瑟云至文士之單赤者尤  
所加意偶一日見里中兒為撫塵戲翁慨然曰父  
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童蒙求我意在斯乎  
為築義塾設絳延師來學者或多至數十人均代  
行束脩以上居鄉德望巋然如王彥方人有不善  
未嘗不愧翁知偶親黨中有賡斗粟尺布之吟者  
翁潛出金以彌縫其闕乃大感悟復為兄弟如初  
翁生平諸古誼固已丕著鄉邦前後州大夫廉其  
行各為之表宅里樹繡楔人皆曰布衣之榮余獨

謂仁人長者誠不可捨之大驗也翁為人溫良博厚與人處不立岸谷人咸油油不忍去客至不喜排當惟濁醪清醕小摘新炊而已興到亦悠然獨酌傲安樂先生之微醺賦稟過人老尤善飯自元配逝後絕口不議衾裯事澹然獨居宵澄朝徹識者方卜其順期遐筭乃偶示微疾遽至大漸客有候之者翁嘻笑言曰吾從來不作一欺心事料地下與地上無兩也又何歎乎哉倚仗逍遙而化至殮時顏色如生翁何帝長者又似聞道矣時崇禎

元年正月廿日誕生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初一日  
享年七十有四越明年二月十六日葬於城東祖  
塋之次啓元配孟夫人竈而合焉孟先翁五年卒  
自有誌丈夫子四煥庠生娶陵縣庠生于我女燁  
庠生娶福建興化府知事閔希哲女燦庠生娶陵  
縣陝西道監察御史康丕揚女炳庠生娶任遜女  
繼娶李蔭女女一適姜楹孫男五曰埤曰竣曰坦  
曰坊曰址埤廩生所謂負異才有聲諸生間者也  
銘曰生而康兮視履旋兮歿而寧兮樂歸全兮敦

兮侔於天兮乘遊御辨翩翩兮貽厥孫謀玉生煙  
兮其彩麟鳳其心岳淵兮鳴必驚人竚高騫兮展  
也翁之賢兮是為劉氏之阡兮

文學李胤方墓誌銘

胤方大兄古侗儻磊落君子也余於友朋中嚴事  
胤方胤方弟畜余相得甚歡胤方曾與余伯氏結  
婚姻之好顧特於余暱即一歲不數見見必傾倒  
或酒闌客散胤方必堅坐俟余盡醉同行兩人之  
相歡如此及其沒也余於役京口不獲執手而訣

今將塋矣其子孝廉君脩狀求銘孝廉人文如氷  
雪語語實錄余讀之不覺淚洒行間嗚呼所可  
手以報先友於地下者此耳於是端拜而誌之曰  
胤方姓李氏諱嗣美字伯憲別號胤方先世江西  
贛縣人始祖清以從戎隸籍德州衛清生琳琳生  
芥以子貴贈監察御史芥生逢時繇監察御史歷  
任山西左布政使逢時生二子次汝棟中隆慶庚  
午科舉人汝棟生煥太學生煥生二子公其長也  
公生而穎異不與嘗童伍伯考洪洞公深器之恒

曰此子若非國寶定為家彌甫垂髫即遊泮志大  
心虛尊師取友研席間所咨叩者甚至居恒無他  
嗜好惟剝心於本義凡古今訓詁靡不取而研究  
冰解凍釋寸心自喻欣然曰道在是矣發而為制  
舉義淵懿蘊藉似嘉隆間大家曾受知府主受褭  
文公文公負人倫鑒得公卷大奇之拔居第一逢  
人說項以為國士無雙數奇不偶屢試報罷文公  
甚惜之每告人曰吾不識湯宣城而宣城魁天下  
吾深識李德州而德州老一經有數存焉可奈何

其為名公鉅人所歎服如此公之嚴君勝情好客  
及公身而產已中落公絕不闕懷與二三同人讀  
書談道泊如也公性喜交遊遇人無城府把臂談  
言肝腸盡露間而滑稽玩世說隨淺者意無可不  
可一至大節攸關義所不然山嶷斧斲無毫髮假  
借丁外艱哀毀幾於滅性云公仗清剛之氣洗手  
盟心長貧不悔曾月至戚以重貲託公市美材者  
同事鬼輦謀以贖物肩真而微詞餽公公動色峻  
拒之曰此豈人所為爾以李胤方不丈夫耶言者



大慙公生平潔身不負人大率如此公課子最嚴  
孝廉幼善病時施夏楚挑燈口授每過夜分少子  
祐元孫浹相繼成童提耳而誨不少姑息今孝廉  
蔚有公輔之望而祐與浹駿發庠序間且夕飛舉  
公之家學淵源一何長且厚也公晚歲為林澤之  
遊枕河開園倚樹而讀凡田夫野老以至五尺之  
童皆通懷抱解衣推食一鄉咸飲太和覺武陵花  
源去人不遠綜公一生行業一言以蔽之曰誠善  
乎孝廉之言曰先君天懷樸直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遇善必揚不善必教跡脫慷慨從不作一違心  
語生平不知欺人胸懷浩落見者有無懷葛天之  
思焉嗚呼此余所謂個儻磊落君子也公生於萬  
曆戊寅二月初四日辰時卒於崇禎庚辰五月初  
十日未時享年六十有三元配高孺人先卒自有  
誌子男二長允禎即孝廉君崇禎癸酉舉人娶廩  
生宋懋胤女卒繼娶儒士趙燠女卒繼娶廩生董  
元勛女次允祐庠生娶處士周呈芝女卒繼娶處  
士魏璫女女三一適廩生陳洪謨卒一適庠生俞

道行卒一適指揮孫弼明孫男一浹廩生娶庠生  
劉育民女禎出孫女二尚幼一禎出一祐出曾孫  
一松尚幼浹出茲於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塋諸祖塋高孺人偕銘曰功名有命文章有神德  
馨書種化舊為新奕奕振振有子有孫不於其身  
於其後之人

李忠庵先生墓誌銘

夫履信思順百行之攸貴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  
故隨踵而立者人之蕩也。曾心而遊於天所厚也。

則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市朝誠難乎覲矣何  
意鄉黨中乃有忠庵李先生其人豈不偉哉忠庵  
先生吾郡之幽居者也任真忘懷休心於自得之  
瑒者七十餘年今往矣冢嗣孝廉君述其平生懿  
行而託不朽於盧子盧子讀而歎羨者久之因約  
畧此爲先生誌其大都先生上世原商河人始  
祖諱子實子實生敬敬生柰柰生璉璉生志臯志  
臯生二子曰蘭曰芝先生爲芝出行唇次先是蘭  
避家難携其子大華爰來於茲李之隸籍安德蓋

自蘭始先生依其伯父偕來遂家焉卜居於城之東村茅屋瘠田躬耕自給初不知人世有城市事無何而大華領萬曆癸酉鄉薦大華之子誠明又領萬曆甲午鄉薦一門衣冠後先競爽他人有因人熱者矣先生與兄若侄周旋寧作我也若如藿坡褐緩步田間蕭蕭然居常自矢曰無榮辱即是富貴無是非即為安樂嗟乎安得此有道之言而稱之天性最孝友事兩尊人曲盡子道從兄撫弟動法古人而明秀豁達排難解紛別具一副俠骨性

微卜急一涉不留光風霽月恬如也生來獨喜談  
陰陽事太上感應一書畧皆上口時時為里人誦  
之歲大侵村氓有欲轉而之他者先生垂涕泣止  
之至自輟口實果彼枵腹又聚衆而畫補救之策  
凡隣近少有蓋箴者各出粟若干碩倣古義倉法  
行之行之數年而天不能災矣至埋枯骨一事尤  
足以敦薄夫而惻仁者先生老於田園手雅豪酒  
每歲傾家以了麴蘖事客到必留飲飲輒醉醉輒  
歌歌聲參差衍曼一座盡歡故里中長幼卑尊靡

弗欲共先生飲而其課孝廉君特嚴甚孝廉君在  
上庠最有聲乃小得意則小抑之大得意則大抑  
之惟恐以名高故而習於沾沾者流至天啓丁卯  
孝廉君捷音至先生是時已有末疾九年矣喜極  
而繼之以泣及孝廉君衣冠拜於床下先生正色  
曰急謝客無荒思廢業其抑之如故也屢遣孝廉  
君偕計吏上京孝廉君低回不能去先生勉作健  
狀且慰且遣之孝廉君不得已就道甫踰歲而先  
生之病病矣孝廉君在闈中不知也歸而一慟幾

絕原先生所得於天者厚極人世之榮烏足與易  
而光遠有耀遂暢美於孝廉君且玉樹琪枝皆庭  
穎列君子長者之報良不誣矣先生諱應科鄉黨  
愛敬之咸稱為忠庵先生先生生於嘉靖丁巳十  
月初三日卒於崇禎戊辰二月十三日得壽七十  
有二子三長讚明丁卯舉人娶薛名世女次諫明  
娶趙朝用女次試明娶張東周女女三一適故郡  
吏李三戒一適州增廣生呂之蕃一適馬延齡孫  
男七曰淳曰湧曰澄曰涵俱讚出曰浩曰沛俱諫



出曰濟試出孫女四一讚出三諫出曾孫男一曰  
植淳出紀先生生孝廉君時不三十年內外孫共  
計得十有一人稱極盛矣今欲於十月初六日將  
扶先生柩卜葬於城東之新阡蓋子曰余紵先生  
大都而得藝端焉其石隱終身而確乎不可拔也  
則類荷蓀夫人其陶然一觴不知爾為爾我為我  
則又類魏晉間人其介性冰心熱腸傲骨儻然不  
為世故所羈束則又類寄廡皋橋脫屣海上諸人  
至其事親教子有典有則則故主持名教人也夫

合數端以擬先生先生正自淵然有餘余所為盜  
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已者以此謹系之銘銘曰  
百世高風配五柳無懷葛天為師友一寸古心真  
不朽不收不求既醉酒平生事業在林藪道德原  
田耕為耦三徑蒙龍宮一畝中有琮璜與瓊玖沐  
日浴月灼星斗席珍珍應運行當剖神之聽之和平  
否我作銘詩垂永久

孝廉王開之墓誌銘

隆萬間有王臺翁者古君子也行己之高淳處人

之剗爛光風霽月如復得一周元公當日篤業積  
學八試八罷每以別足為進步烈士暮年壯心不  
已識者憐其遇敵其氣更重其道德云主器徵宇  
先生起以治生為己任一身而兼教百指一日而  
豫數十年本立道生學優家裕孝弟忠信藹然有  
臺翁之風識者謂王氏必大青箱之論猶戈戈也  
積厚流光於是孝廉開之生焉開之生而寡言矣  
幼不好弄弱冠應童子科輒冠其偶已試諸生以  
冠其偶丁卯中解額猶青歲也顧意念

百下於古今之書無不讀於古今之人無不考以  
古今之事無不諳徐而叩之洞洞囑囑驟而叩之  
漠漠耳萬斛之舟所載尚虛其半其開之之謂如  
開之至性絕人毋鮑孺人沒時方舞象乃晝夜哭  
泣水漿不入口執禮如成人暨繼母陳孺人沒而  
開之泣血漣如一如喪鮑孺人盡禮脩物必周必  
慎嗟呼此豈義襲而取之哉微字先生嘗抱腹疾  
三載不瘳開之身侍湯藥凡食息寤寐起坐喧寂  
無不以聲氣精神徬徨其側及先生脫然愈而開

之始弛衣而寢今先生年六十餘挺動如壯者則  
開之當日之服事可念也開之無疾而病奄忽遂  
逝逝時簡默如平生不復作一長語惟以不得終  
事厥父為恨顧兩弟曰汝幸有子吾不獨矣言畢  
蕭然而沒嗟呼開之可謂曉然於生死之義者矣  
開之諱謨姓王氏開之其字別號濟美生於萬曆  
二十七年八月初三日卒於崇禎七年五月初二  
日得年三十有六父化父即徵宇先生祖承詔即  
臺翁曾祖榛高祖名先世長安人家於德州九世

矣開之娶清平縣縣丞張永乾女無子厥弟曰倬  
口續痛其兄甚稽首而託不朽於世灌世灌齒長  
於間之顧視開之為尊行互為恭敬抑更相欣慕  
也今卜塋於崇禎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襟韻風  
期歷歷在眼重以二仲之託寧忍愬諸銘曰誰予  
之以脩能兮而不令其少延理數難憑兮喟然問  
大人生亦已多艱兮惟禮義之不愆既精真可自  
喻兮芳雖隕而必傳迨耕夫牧子兮共云此孝廉  
之所名不虛附兮恬淡高研神之聽之兮我詩常

鮮

孝廉周粲甫墓誌銘

粲甫周子既沒同心友無謀沈子為之狀其行其  
文沉鬱頓挫慷慨悲鳴盧子雪涕熟讀因創一新  
例謂沈子任狀盧子任誌當並納幽宮左盧右沈  
粲甫素喜兩人文朝於德水而夕於無謀九泉想  
當魂舉議既定盧子乃為作誌誌曰粲甫諱承芳  
河間故城人大司馬周公之孫厥考任吾先生苦  
心積學鬱而弗耀鍾羨於粲甫甫逾二十即舉於

鄉為現聞崑斗兩姚先生深所期許兩先生入倫  
之譽也粲甫志益昌心益虛讀書取友早作夜思  
次苦若淡有諸生貧士所難堪者余每見輒變正  
襟而告粲甫曰君意念深矣故是戔以上人粲甫  
雅懼余恆醉之酒以觀其態余浩浩落落粲甫灑  
如也粲甫不嘉城居僻處澹臺子羽之故里因蹕  
曰澹里種花弄水如坐深山而聲光日著河以北  
江以南無弗知有澹里者往復之蹟無虛日粲甫  
復走都門就崑斗先生而問業讀書益精取友益



廣四海千秋歸諸掌握偶還家掃墓逐遇害嗚呼  
痛哉君生甫四十春秋而老練堅凝當事機之來  
不攝不躁動中窺會如庖丁遊刃郢人運斤此余  
之所心遜而至死不及者也若孝友忠信追配古  
人宗族鄉黨又有定論矣余所更異祭甫者渾金  
璞玉驟即之似不能言徐而上下其議條理井井  
胸中磊砢甚一御之以冲恬時或激發熱血騰沸  
節俠自命偉哉祭甫身兼數器余敢以一端盡乎  
自子曰晉可異終父之業家世具詳狀中盧子既

誌其大畧於是洗硯而銘之銘曰大雅不作群  
為病爰有素人我愛其靜文字能怡友朋性命克  
實光輝虛圓安定體物不遺用心若鏡逃名名隨  
同聲響應是達非聞仁而不佞事無小大歸之於  
敬鋤色和光謙德為柄其神甚恬其骨最勁美玉  
靈芝古刁幽磬春樹霏微秋山明淨間作詩歌窈  
然閒靚凡幾百篇經沈較正余雖不敏亦請參計  
行當流傳與藝林競肅茲勒銘君其神聰

江西建昌府通判魯啓程公墓誌銘

別駕程公既沒其子工部郎先貞執狀垂涕稽顙  
再拜請銘於盧子惟先生知吾父惟先生能不朽  
吾父盧子泫然久之吾實知公吾實能銘公其何  
可辭三復來狀孝子之言信而有徵稍彙括以誌  
其平生庶乎先友之如在也公姓程氏諱泰字仲  
來別號魯齋本掖縣人七世祖福占籍德州左衛  
生處士公清處士生文學公恕文學生文林公賢  
文林生布政公珏布政生通議公訥通議生尚書  
公紹尚書元配封淑人袁太君生二子長戶部郎

中署江西驛傳道震次即公公七歲就外傳十七  
歲蜚聲上庠凡六赴山東鄉試甲子年以天啓改  
元覃恩貢國學又三赴順天鄉試數奇不偶遂廢  
薄舉子業一意脩古比崇禎甲戌脩熹宗實錄吏  
部旁求選人中諳先朝故事者數人送內閣史館  
辦中書事而公與焉越明年尚書得請公御而歸  
相接丁內外艱哀毀過禮服闋如京再歷寒暑而  
實錄成例得赦誥撰文公乃俯而就外改授江西  
建昌府通判先是公在子舍隨尚書之官邸最得

厥考歎政事鉅細必與公謀而後行悉中窳會緣  
公留心世道有幹畧能斷大事及是改授通判即  
新謀于矧居然經濟老手建昌士大夫在都下者  
喜色相告走賀盈庭逮公甫出都而闖寇之難作  
矣公憤恨傷心致嬰沉疴閉戶伏枕荏苒以及於  
盡嗟乎四十年名家胸中度世掌上匡時曾不得  
展其粟髮之用豈非命哉公性篤孝聚百順以事  
兩尊人兩尊人亦最宜公離須臾即若隔歲月及  
兩尊人沒凡過忌日先期齋戒設誠致祭哀號若

初沒卽生忌亦然余每為之感動愧不及也公豁  
達好施三黨媿親仰食甚衆至四方之客半夜之  
求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卽洗囊挫產亦不暇顧所  
居尚書舊廬一椽不增月開筵高會極歡大噉酒  
波茶浪絲絲在襟袖聞每曰天生左右手為卷帙  
樽罍耳凡古今要書點定殆遍而周易毛詩熟讀  
幾千遍大意微言有所獨得手錄藏之中箱藏為  
文章瞬息數十紙若決江河都不留稿身後止存  
遺詩嘯歌一帙余有專亭公生於萬曆己丑九月

十一日申時卒於順治丁亥七月初六日寅時享年五十有九元配李氏甲午舉人李公誠明女於制得贈安人繼配李氏太學生李公煥女於制得封安人子男一先貞用祖蔭補官歷任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娶楊氏州諸生楊士俊女於制得封宜人孫女一適余姪孫諸生道登茲卜本年十一月初七日襄葬於城東十二里庄祖塋之次與李安人同穴廬世淮曰余與別駕遊五十年如一日不啻兄弟云別駕身不踰中人內外完好色清

氣夷沉毅卓朗忠信篤敬顧喜容暨書與酒不問  
家人生產余每謂別駕曰二哥以朋友為性命以  
圖史為園林以麩藥為餽饌以泉布為糝糠可謂  
奇絕別駕笑而不答二哥者別駕行次也別駕亦  
以行次呼余曰二哥夫二二耦俱無猜同聲同氣  
今別駕舍我而逝我單矣俯仰今昔豈復有斯人  
哉因揮淚而為之銘銘曰莊生有言畸於人而侔  
於天維魯啓先生天則豐人則嗇德不形而才全  
抑莊生又有言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



其人之天蓋將齋君一身之遇合而豐君之子孫於萬億斯年

張佐明先生墓誌銘

張公既沒其子素行持狀踵門問銘於廬子廬子取而讀之蕭蕭數語不誕不支張公在焉呼之或出喟然曰隱者也是不可不銘按狀公先世山東青州壽老人後徙河間景州始祖諱原魯原魯生貴貴生剛剛生迪迪生擎擎生守庶是為公父凡七世矣耕讀傳家不見異物而遷乃鍾美於公公

講應泰字青軒號佐明卿黨尋之成稱為佐明先生先生抱秀質有遠神博及群書不弱不嬾如饑如渴乃絕意仕進以處士終半生精力專注於書之喜飲酒起園開徑以松石自娛不妄與人交徒躬嚴淨洒雪凝冰而一歸於厚敦宗族洽鄰里眼窮乏澤枯骨善事莫可枚舉春秋佳日偕心知人登高詠矚萬如也浩如也性與道親黃帽青鞋白藤綠玉翩翩為林澤之遊又製一古錦囊舉得意書納其中曰我死則用以殉塋嗟呼古人吾不得

而見之矣若先生者非所謂今之古人耶先生生  
於萬曆辛巳四月初八日子時卒於順治丙戌八  
月二十日戌時享年六十有六配高氏一女適德  
州程賁一子即素行娶吳橋盧繼曾女一孫國棟  
娶德州程觀女一孫女尚幼茲卜三月十三日與  
元配高孺人合葬於祖塋之次銘曰卓哉先生精  
英炳煥萬卷五車千條一貫興到操觚朋來染翰  
花竹琴樽其樂行衍天祥神行密叅潛翫自埋於  
民自藏於時入帶之室登臨之岸稽首勒銘一詞

吳贊

文學揚明楨墓誌銘

憶昔癸亥之歲余客清源冷月荒村寂寥無友認  
有持書叩門者啓函則霖雨王子及明楨之牘也  
霖雨吾好友又與明楨同學明楨欲與吾定交故  
託霖雨為介鄭重以達於盧子盧子讀之喟然曰  
有心哉明楨乎嗣是往還日密相得甚歡結為婚  
姻其子即余婿也以故明楨為人余深知之其人  
孤立行一意矯矯落落不可得而親踈讀書亦然

嘗挾策走百里外棲泊旅邸晝夜誦習其攻苦無  
比所業既成而知之者少明楨亦不願人之知之  
也本業之餘復有志世務慷慨而談鑿鑿可據顧  
知之者愈少明楨遂抱影而索居矣獨其叔父少  
叅毓奇公知之嘗曰此神駿也惜不遇時耳性好  
施幾竭其藏乃一錢不妄入貌踈削枯瘦而精神  
實大於身一滴不飲召客則長夜不倦事親至孝  
與人交一味肝膽求之今時無輩矣謝靈運之目  
劉楨曰卓犖偏人所得頗經奇據明楨生平未免

有偏至之累余謂正其偏至處不可及耳明楨寢  
疾余往與訣神觀炯然所言俱有條理嗟乎此可  
以知明楨矣生於萬曆辛卯九月初九日卒於順  
治己丑九月初三日享年五十有九原籍任丘後  
徙德州始祖全全生宣宣生儒儒生天祿天祿生  
緯緯封工部主事生三丈夫子長公諱桐任沅州  
州同配舒夫人而生君君諱士彥字明楨先娶程  
公女繼娶石公女男一弘磐庠生娶余女女二長  
適魏琇次適翟綸茲卜本年十月二十八日葬於

城東祖塋之次銘曰入皆集於苑而已集於枯雖  
則集於枯蓋確乎不拔而有以密娛世自用世吾  
自用吾既取其精何用其膚與古為鄰與天為徒  
彼舉肥者胡為乎我作銘詩以示後之人宜爾子  
孫振振兮

遼東前屯衛經歷從叔考二田廬公墓誌銘  
公諱蕃字如陳故涑水人家於安德數世矣曾大  
父諱信大父封太史公諱經父汝南郡丞諱宗賢  
公少孤奉仲父太史公教惟說克自成立蔚有象

風初學文即出驚人語太史公竒之乃不肯竟學  
入貲為國子生欲友天下士旋又為鴻臚丞其丞  
鴻臚輒與其長忤而公之道固直也由是知名薦  
紳間節幹嶽嶽矣居久之無所事事思得繁劇以  
自効出而為棗強丞慨然曰丞未嘗負人人自負  
丞耳吾其斧藻此官體先太史之懿訓而施於有  
政乎諸所措置俱闕至極前後令長咸與之講昆  
弟之雅相資如左右手公傾肝豁膽視官事如家  
事視人事如已事無纖毫不盡凡遇盤錯一經其



手如土委地嘗兼攝兩篆寬然有餘顧善政一歸  
之主者已方袖手為客滯如也其吏幹絕人而為  
長者又如此公介甚洗手不名一錢更耻藉竿牘  
為吹噓地故量移遠東廣寧前屯衛經歷實左之  
也公仙仙欲往謂此行始足豁胸中之氣携輕騎  
出榆關指顧山川形勝不覺鼻頭出火至則盡取  
劣局陋規徹底翻洗一意愛護軍民絕無顧盼與  
大帥講均禮為上官陳便宜雖一叅軍乎屹如遠  
左長城矣無何丁母太孺人憂軍民泣送百里公

浩然而歸歸則蔬食澣革絕意仕進顧恒耿耿不  
寐如有隱憂謂所知曰遼不可為矣及遼事起公  
深不願其言之中也公天性肫剝以朋友為性命  
家產僅中人以上橫加以素封之名直受而不辭  
觴酒豆肉賓至如歸壯歲使氣任俠抹撥鼠子亦  
嘗跌宕於呼鷹盤馬之場沾沾自喜晚而約之大  
道與農夫野老共為渾朴而已偶閱佛乘恍然有  
悟自號二田居士人共尊為二田先生不稱其宦  
公亦任其兩行也已併禪亦不談業上止大學一

冊每語學者曰毋自欺是吾三字符雖有他書吾不欲觀矣世濂極愛公知愛嘗請處世之道公曰無求到處人情好又請攝生之道公曰智者能調五臟和世濂為之通身一汗刻髓服膺終身誦之矣初郡丞公艱初子息晚娶太孺人某氏乃生公太孺人苦目青公所以奉侍者克聚百順殆純孝云公生於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初五日卒於天啓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三元配鄒孺人為處士鄒公悌女繼配王孺人為廩生王公承詔

女俱無出公既乏嗣凡身後事賴我叔父暨伯兄  
力襄之茲卜崇禎九年十月初二日塋於衛河南  
許從郡丞公兆特以石言委諸小子小子曷敢讓  
焉追想生平撫其大畧不避鄙倍系以銘詩銘曰  
神蕭蕭骨肅肅清於冰淡如菊豐年玉荒年穀七  
十載抱茲獨不衍其後曷錫之福知者曰潤身不  
知者曰潤屋三尺秋墳鬱精光有斐君子吟菉竹  
後之人尚勿翦松栢而瞻茲宰木

先兄太學生帶河盧公墓誌銘

嗚呼吾兄之棄今之人而與古為徒也七年於此  
矣夫此七年中余誤出領沅舟之役驚波駭浪頭  
鬚為白已久入於非人乃今而謬稱耆死猶出手  
為吾兄作誌一則以悲一則以愧雖然非吾誰知  
吾兄非吾文誰表吾兄兄為我祖太史公曾孫別  
駕公冢孫我父承德公我母紀太安人元子諱世  
滋字保大別號帶河配程氏乃大司空肖菴先生  
程公長女生子男裕庠生娶貢生馬貢疇女繼娶  
庠生曾士章女孫男二道登庠生娶庠生呂獻瑞

女繼娶一節主政程先貞女道悅未聘孫女二  
適庠生呂煌一適庠生鄭鑛兄生於萬曆乙酉  
月十五日卒於崇禎戊寅正月二十七日享年五  
十有四茲卜甲申十月十六日塋於城南祖塋之  
次余謹據余兄平生大畧誌之先生而清發幼不  
好弄與余共學同席余性儻易凡童子戲靡所不  
為兄欽襟獨誦整日不肯出位學究先生愛而譽  
之暨兄與余同為博士弟子余攻苦本業兄顧夷  
然不屑稍移而之衣裳刀劍時馭駿馬迴策如濠

兄鬚鬚眉鼻儼如古圖畫中人高華自賞光炤路  
傍酒杯之餘間尋笑伴然一涉而已初不沾沾也  
時呼余偕一二暱友飲窮日落月不洪醉不休朋  
輩有欲闌入者輒堅拒不應人亦以此嚴之居無  
何忽盡捐其所素習深居簡出足不踰戶限即一  
二暱友亦濶絕朝夕靜晤惟厥弟一人耳後余官  
京邸思與兄源源而見乃招之入監兄出貲強應  
非其志也終不至會余疏請終養兄喜甚定省太  
安人外日與修觴政旬一二暱友亦少少進而此

終不益一人也。兄交遊最寡，而交情特摯。昏暮叩門，不以無為解。見窮交淪落，如身陷泥塗，不遺餘力而為之牽挽，性懶絕不問家人生產，斗粟尺帛，觴酒豆肉，俱嫂程孺人綜理。兄聽之而已。食指日繁，婚嫁及時，所費多端，至挫產質衣。吾兄澹如也。客位凝塵滿席，雀巢殆遍。兄足竟不踰戶限。余從容啓請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語端為先生設。兄真然而笑，莫逆於心。兄亦詔余曰：「靜坐觀心，明中一樂。」余連聲應曰：「道在是矣。」



道在是矣至丁太安人憂兄已有病猶泣如孺子  
事事成禮又哭先叔靖州公慟遂不起猶記兄病  
革獨握余手諄諄命之時聲已微細余傾耳而聽  
乃隆中滄泊寧靜語謂吾兄不聞道吾不信也又  
兄好潔整几巾履几榻筆硯卷軸不容纖塵下至  
茶竈酒爐各得其所妻子僕婢不衣冠不見即與  
弟恣柔愛之道而意恒肅肅曾見其批點東坡文  
犁然中解朱墨如錯繡小楷短札彷彿晉人乃或  
經歲不曾開一帙終年不曾涉一筆此等忘九心

人所難大約吾兄有至性而無感心人百負之百  
不悔百誑之百不猜任真推分可謂惇信君子矣  
外人不知盡舉而歸之於酒豈不謬哉然則後死  
者之不喪斯文也起九原而與吾兄相覲定當首  
肯凡交遊中有思吾兄而不得見者不必觀其遺  
炤第視吾友足矣銘曰此我保大氏之玄宮深穩  
堅固以利其後人於無窮

誥封淑人程母袁太君墓誌銘

吾德有貞亮廓敏淵凝開濟之大臣曰程司空其

元配袁淑人年德並儷以崇禎十年三月十四日  
考終越十二年四月初七日伯子震仲子泰將奉  
淑人之柩與司空同穴窆茲大事仲子自狀數千  
言撫述嶽懿甚愴傷小子濯銘其穿中之石濯淒  
淒肅肅喟然歎曰先承德公與司空公歡如兄弟  
也先安人與淑人歡如兄弟也余與伯子仲子又  
歡如兄弟也則小子固毋事淑人者其曷敢辭按  
狀袁氏為安德著姓自都憲公諱擯為世名臣再  
傳諱一德高隱弗仕天傳為廕君諱勿歷官趙城

平山縣令配楊孺人生淑人於平山宮舍平山公  
既沒淑人甫九歲哀毀若成人端重莊靖動中內  
則時程與袁閎衡相望封公聞其賢遂奉右丞公  
之命為司空公委禽焉年十五於歸值始馬太淑  
人久病倚牀第故淑人廟見後即操作躬親忘其  
為新婦會太淑人即世淑人與司空擗踊欲絕喪  
祭以禮封公遂紉冢棟悉付淑人淑人泣下霑襟  
讓再三而後敢承凡夫饗祀交際仰事建下鉅細  
諸務綜理斬斬易於合度又撫諸季諸姑尤曲盡

恩勤云既而封公繼室趙淑人之事趙也共順逾  
於新婦時司空既以不家問得嵩精大業業成登  
萬曆己丑科進士司理汝寧淑人從汝寧冰蘖相  
將贄襄明允五年奏最封孺人司空擢諫垣繩糾  
自矢章累上側目諸津要竟削籍於是淑人為子  
女婚娶事已先司空數月歸矣洒掃庭宇勞若司  
空曰君不負職無官何病乃督諸減獲藝桑麻蒔  
花竹歲時伏臘經營滄澁志養封公延名師課二  
子業程懽輒加呵責知攻苦則又相慰第無落

殖勿至過憊二子之嚴淑人不減嚴司空也淑人  
借司空委心立整者幾二十年會光廟御極司空  
以太常少卿應詔淑人復從京邸封恭人尋終封  
公制哀慕一如喪馬太淑人服闋徵太僕司空開  
府中州淑人不以頌而以規謂盜廣兵驕民窮財  
盡封疆重任肩荷實難欲展恩威宜勤夙夜司空  
聽之會以疏駁璽忤逆罷歸淑人脫然而喜愉愉  
如也至今上癸酉特起司空兩間陞工侍督脩寶  
頂淑人佐司空拮据繕後遂晉今封工成屢疏乞

休祗家年餘而卒時伯子方官南都仲子奉淑人  
命治喪附身附棺必周必慎淑人故善病復篤於  
悲哀病遂劇竟弗起將遷正寢連呼吾兒者三若  
有隱隱不自安者然綠所服之補鶴也易之乃瞑  
其卓識定力撥符大道即先民易箒何以加焉狀  
又稱淑人至孝以不及親母楊孺人含祿為終天  
憾迨膺翟服潛焉涕出篤念外家待諸子姓多所  
匡挈卵翼亡姊之後俾無替落蓋念母以施為德  
不匱矣幼不知書而訓誡諸子女悉本彞典籌事

決筭冥合古昔聽兒孫輩談說經史輒能默識其  
指歸性儉約雖極貴無穀綺瑯羞之奉笄髡衿佩  
皆有常度顧喜振人之急三黨嫻族寒待衣饑待  
舉火歿待槨無室家者待室家雖傾筐不吝崇正  
黜邪凡巫尼牙媪舉不敢闖其門閥筦扁鑰多年  
專而不私季與妯娌胥信之馭下不為刻覈然奴  
僕凜凜奉約束無軼越和神當春清節為秋淑人  
是已司空公官中外所蒞與俱雖經濟節義自其  
天授要以一德相成內助懋焉如淑人者不止閨



惟之女師抑亦夫子之良友仲子所以悲號泣血  
痛懿德之濶畧不忍以祔葬而合其銘有以也淑  
人生嘉靖癸亥十月二十九日寅時卒崇禎丁丑  
三月十四日巳時享年七十有五其子女婚嫁具  
司空誌中蘆世灌曰小子既誌淑人而於是乎三  
歎憶先安人大故時方盛暑尚未屬纊淑人亦老  
矣病矣顧驅而至伏床啓手哭甚哀小子搏頰皆  
下叩謝淑人小子哭淑人又哭嗟呼淑人既姊事  
吾母吾何能不毋事淑人追想徬徨黯然雪涕

齋心沐手而為之銘銘曰女德之迪恭和端勅  
範夙閑孝思維則婦道之特相夫剔歷勲銘旂常  
光昭宗祏毋儀之極穀成無逸清白代傳子孫燕  
翼穆卜新阡陰陽叶吉滙水盤山春秋寔寥綸綉  
煌煌堂坊奕奕七尺峯岑過者矜式我勒銘詩劉  
之貞石亘千百年發祥茲宅

沈母刁夫人墓誌銘

初余與無謀聞聲而相思未面也周子槃甫特為  
訂僑札之歡一日無謀麻衣冠偕槃甫來會我於

安德稽顙再拜據地大哭不已既而曰願子一言以不朽吾毋余凌巡歛衽謝之曰夫不朽太夫人者無謀耳余不敏何能為役雖然無謀之命也無謀之太夫人之所神聽也余不敏亦將藉是以不朽焉其曷敢辭已無謀袖中出一冊眎余紙窮墨燥聲淚駢枯惻淡幾不可讀余為收心歛氣裴回閱之則無謀狀其母夫人之行也狀悉而不煩所謂賢者識其大者因歎無謀在毀裂中忍痛搗管蓋文生於情固胥涕研血搏膺徹骨之言也太夫

人生季九端具是矣余不敏藉手告成其昌敢辭  
按狀太夫人姓刁氏世居故城之孝子村厥父省  
祭君時夏毋翟孺人省祭君鄉里稱為長者生女  
子二人太夫人其季也孺人於子女中獨憐異太  
夫人為之擇對施攀而歸沈桂臺先生則無謀之  
大人也先生家世饒於財至先生父而中落時太  
夫人家方鼎食諸毋竊竊慮太夫人不為幾微則  
或微調之太夫人正色莊語以對日治脩髓供舅  
姑更以其餘分遺諸姒身則椎布操作而前是時

太夫人廟見甫閱月先生徒四壁立而諸父又皆  
肘見乃盡出其笥匱以償舅及諸父之逋無恡色  
亦無德容惟提一縲車與先生吾伊相鞿轄姑師  
太孺人憐之曰新婦良苦則又舉棹掌刺股諸事  
以開喻姑還以慰藉夫子會先生學成郡縣長咸  
交口譽之遠近慕先生者接踵携贄至先生以高  
堂雙親在多遜謝太夫人則又勸先生曰吾固不  
能代君子耶洗手作羹飯勤溫清先生得以為人  
師兼為人子者太夫人力也先復遭舅姑之變先

生毀不勝喪太夫人左右之胥如禮先是姑病瀕  
數月餘躬為浣滌廁奉卧起無頃刻不在側姑絕  
憐之詭謂吾病且瘥意太夫人趨出呼他婦遞代  
而太夫人已匿門衣中唯唯矣姑垂涕語曰吾有  
三婦爾獨賢勞吾且死無以報爾但願爾世世娶  
婦如爾也斯言惟太夫人獨知之絕不肯告諸子  
婦無謀竊聞於長姊間以微太夫人曷以不告諸  
子婦太夫人慨然曰婦事姑如臣事君皆本等事  
而顧為人知地耶嗟乎此古丈夫致命遂志者之

所為也而太夫人冥合焉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太夫人天性朴儉服止大純嘗日所食惟粥一甌雜蔬一器至為親戚所乞假又不惜倒囊應之御下嚴而有恩臧獲輦苟竭其四肢之敏不惜給斛酒相勞苦而一有過動雖盛夏若負冰雪矣居恒最愛重無謀無謀者今之振奇人也行已有恥不以一毫黷於俗崛起甘陵無所因襲若愛古人著朝於檀左而夕於馬班兼以其餘勁攻四子家言固已高步作者之室學使者首擢之貢諸大廷

識者目為天球人瑞乃鴻漸於磐尚躑躅秋賦而  
至性淡泊不喜問囊粟多少家人輩不無以生彥  
難之者太夫人獨好語曰三卽曷堅而志勿為人  
言所餒而有而腹中書在何必急急頭上進賢冠  
耶正使為而母喫着計卽五鼎三加而母要不過  
薄粥一甌布衣一襲而已三卽曷堅而志三卽無  
謀之行次也蓋太夫人之持論若此無謀又善為  
有韻之言吾聞之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詩可  
以怨以無謀之才落落青衫可以怨矣而太夫人



所重顧在此不在彼無謀得一意深造日奉其大  
人讀書談道匡坐而絃洋洋有自得之色則太夫  
人之相與以有成也嗟乎是可以觀太夫人矣太  
夫人生於嘉靖丙辰四月十七日卒於天啓丁卯  
五月初九日享年七十有六以是年十月二十二  
日改卜新兆於衡水之陽而歸藏焉舉丈夫子三  
長名士庠生次哲士次嘉士恩貢生即吾友無謀  
也孫男某某余既撫狀為誌因系之銘銘曰猗與  
內則展也女宗我聞古訓壽本於恭克相夫子學

殖從容乃誕令器為人中龍秋濤瑞錦赤刀大鏞  
含章待賈鳳熾離離有斐君子先民是蹤其則不  
遠母氏之庸敢銘貞石賁此玄封

亡妻謝安人墓誌銘

安人謝氏德州人故監察御史謝公廷策之女子  
大學士太傅謝公陞之女弟年十八歲歸盧為世  
濯妻已不逮事舅承德公矣獨事姑紀太安人太  
安人性簡淡不可得而親踈安人事之盡道太安  
人最愛重之其死也太安人哭之慟不異哭我仲

姊云世濶賦性駁雜放於酒淫於書泛濫於朋友  
居室事都不問一則曰安人再則曰安人安人舉  
嫁時裝盡斥賣以供狂夫浮費無幾微見於顏面  
又性善管綜歲計日計皆有簿蹟凡粟麥布帛魚  
蔬鷄豚鷺鴨葢醬醢油柴水無不登記死之日有  
鉅冊數篋取而視之皆安人手稿畧似字形紛如  
蠶蟻嗚呼勞矣世濶時有千秋之慨不敢告人在  
一室中自問自答安人挑燈呼茗意若有會者余  
驚焉喟然曰子真吾德耀也世濶喜擊鮮安人菜

羹腊肉并之如飴惟衣服少少具體然不過尋常  
尺幅較之他女公子雪紈錦綺則藍縷甚矣安人  
所以佐吾者凡二十有六年吾習而安焉竟忘乎  
其為安人二十六年以後乃痛念我安人矣此地  
李公有言妻亡而後知為吾妻也豈不信哉安人  
生於萬曆己丑卒於崇禎壬申得年四十有四使  
存至今則五十八歲人矣余長安人一歲病未即  
死尚能為安人了此一事而今而後體安神暢持  
太安人於九原斯安人之所大快也恨吾不能縱

耳安人有六男二女男曰松祐曰華餘曰原留曰  
觀德曰尊水曰僕夫女曰某某俱側出余既誌安  
人大畧因倣古為銘詞銘曰生而不華惟為權也  
妻故死而不朽惟為權也妻故用幽補明哉之深  
固文章旌爾長窠如寤

亾妾桂枝墓磚記

桂枝者南村先生之侍妾也姓馬氏幼失父母六  
七歲時其兄鬻之曲中假母名為錦瑟後乃自名  
曰桂枝云桂秀外通中鬱有至性能彈琵琶唱小

今年十四五與先生遇於景州先生默而識之曰  
此慧女子也桂見先生談笑雍容酒杯廓落留低  
回不能去後數歲復遇之酒邊桂遂欲委身事先  
生先生不許桂意殊耿耿後二歲又遇之酒邊桂  
申理前說先生慨然曰吾老矣汝之菁華正未歇  
也桂蘇蘇隕涕曰先生終不許乎桂技有墮河而  
已先生憐而納之年二十歲矣事先生凡十載桂  
素無疾偶心痛三日而卒方初納桂時我太安人  
尚無恙桂叩頭床下太安人手之桂喜不自勝日

入厨下餽素饌上太安人太安人甘之挂愈益喜  
及太安人沒挂哭之嘔血失音目盡腫惡衣惡食  
畢三年如一日余自此始重挂矣挂隨先生官京  
邸善護衣箒先生領汎舟之役在外二年挂居家  
持筮鑰惟謹先生病請告歸挂見先生髮鬚盡白  
一慟幾絕嗟呼挂方悲余之衰余遽歎挂之逝傷  
哉傷哉挂目不知書聽先生誦唐人絕句詩能記  
數十首併詩中意味知之其機警固如是挂無子  
於諸兒中最愛阿會又欲抱夜郎而子之弗果因

歸其侍婢為先生行酒察其意蓋欲自有子也乃  
卒之明年而第五生又明年而阿雪生余焚香烹  
魚酌酒告挂曰汝有子矣汝目可以瞑矣汝歸矣  
汝其進此一杯酒因磨方磚紀其本末殊書納於  
坎中南村老鐵筆記

鎮江衛李指揮柩誌

余視漕京口於巡捕官中得李指揮明敏慎勤確  
有本末甚重之遂携之北上歷夏徂秋經冬逾春  
未嘗須臾少懈偶感寒疾卒於潞河之佛寺時三



月三十日也簡其囊無一錢余為之咨嗟出涕蓋  
從役之人多矣如李指揮者其勤可及也其潔不  
可及也李指揮諱騎鎮江衛人曾為諸生十餘年  
後襲父職生三子皆已成立騎軀幹瘦小其聲清  
越以長北上時厥弟與之俱弟於去歲冬抄還家  
今止有僕夫矣中爵扶其柩以歸余乃粗為之料  
理津送復誌數語用旌其魂夫李騎生五十有一  
歲矣觀其意念似無一日之轍者嗚呼其可悲也

已

池州府通判孺萊金公生誌

別駕金公作素患難說余既序而行之矣別駕有  
當乎余之言也爰出自看譜畧一卷曰子其為我  
誌之余曰公年甫踰四精神更大於身何遂早計  
至此公笑曰以子為悟矣而猶未也向子平有言  
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生何如死我  
今知之矣覺向子猶隔一塵不意子又後向子也  
余恍然曰公達人也我則陋矣我聞在昔趙岐司  
空圖皆預作壽域畫占人之象於四壁日引賓友

飲酒賦詩於內數十年而後以老壽終公亦猶行古之道也我則陋矣因脫手為別駕作生誌公姓金氏名壽祖字同生別號孺菜又號性拙散人考諱煉世所稱丹庭先生也官至右方伯生而祠於官所沒而俎豆於學宮以別駕生與祖同月日遂命名字焉別駕生而凝重不佻勤讀書守家訓惟謹弱冠補諸生慨然有經營四方之志緣方伯翁老而授政遂循循一室婉藹如處女問安視膳十餘年未敢通賓客方伯沒而毀幾滅性崑勉襄葬

事愛其所親撫幼弟小妹恩禮倍常一切婚嫁經  
費卽倒篋弗恤而情尤肫摯惟恐傷之又推妹之  
愛以撫兩甥無異弟妹蓋別駕之天性如此而同  
心協力則陳安人與有成勞安人乃陳令君大章  
先生之女作配別駕相敬如賓閨閣中慈祥慷慨  
蓋未見其匹也已別駕以恩拔入太學候選時將  
天地反覆別駕見幾而作色舉翔集迤遞渡江授  
池陽別駕涕淚而受之公具經世大畧一別駕尚  
不足展驥足乃規模宏遠締構精密卽盤根錯節

不啻承蜩弄丸時土寇侵凌危在旦夕公以半刺  
任一郡按轡登陴不踈不擾寇退民蘇始知金使  
君保障功高恩及萬世子孫難忘也一時上大夫  
咸倚別駕為左右手會 英王屯兵池口闔池士  
庶赴言別駕德愛於王願補府正以救此一方民  
王即為題請公固辭仍服舊官以待新守新守履  
任兵馬從水陸來者不下數萬汎糧逾三萬石池  
厝積如掃一時百姓計無復之公嘔血為民造命  
百計調亭僅完十一餘獲豁免池民感公入骨髓

後拜命如舊官拮据半載而公病矣公慨然曰  
官與身孰重決計乞休即士民擁道遮留不顧而  
上官乃有嫌其去之遽者後事體詳明始得致仕  
公歸而後喜可知也歸與里社諸兄弟日脩觴政  
余為祭酒公素不喜飲自遭患難以來始藉杯觴  
以澆塊壘遂與余並稱大戶然當意興稍闌即強  
之一滴不肯余每服其直謂公之凡事斬截有如  
此酒矣公內行淳儉孝友天植求之古人中亦不  
多見嘗綜家務豐儉得宜非其意一毫不取從也

陽洗手而歸豁如也陳安人助公為仁人為君子  
為廉吏為逸民冀缺梁鴻不得專美於前矣其事  
雅足不朽余故不辭而誌之既誌之復語公曰公  
之譜翁之誌可並刻於石余固得畧其所詳詳其  
所畧且公年未及艾乃求余望七十老人之荒言  
蓋直寄焉以代壽章云爾過此以往優游恬暢伉  
儷偕老不百年不已爾時自有三管手作銘詩以  
佐余誌余雖在冥冥中尚能神聽之家世詳載自  
譜不具論

具繇求友人作生誌

山東有人焉曰盧世濬字德水埭南村曾官戶禮  
兩部主事改授御史都無所表見今則病矣廢矣  
年五十五鬚髮皓然一似七八十歲者其為人快  
口淺衷有觸輒發發不中節輒悔隨改或不  
及改直任曰是吾之過也約畧平生頗得志於酒  
無之而非酒無酒而不醉一尊陶然百慮俱淡相  
期終此身而不必名後世生老病死聽之而已性  
好書積至數千卷塞座外而不遑研掀翻涉獵聊



復自娛問以經濟悅墮煙霧進之窮理盡性益復  
莊如矣莊周有言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天之小人  
人之君子世灌既不能為君子遂無繇為小人村  
不村兩無所底或有舉五柳先生所云無懷葛天  
之民以相擬者逡巡未敢承也

自題生誌

余病廢已六年矣三年前曾以生誌託王介清先  
生先生許之乃文甫成而先生遽沒嗚呼痛哉捧  
讀涕流爰授之梓余今病益深譽益迫強名為人

居然一鬼行將與先生相見夜臺執手稱謝併示  
我後人死之日即以此板刻石或不及刻石可  
印二三冊納之棺中古人有以孝經殉葬者是亦  
余一本酒孝經也南村家風如是而已